

美好的文字緣

八十回憶之五

● 孫雲燾（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中華藥學會名譽理事長）

文化史上兩件大事

在藥學系課程中有一門「藥學導論」(Orientation of Pharmacy)課，係講授中外藥學發展史，各國藥事制度，以及各項藥學工作概況……等等，讓初進藥學系的學生能對藥學先有一個概念。

我在擔任講授這門課程時，便把近百年來先後發現「甲骨文」和「北京人」這兩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介紹給學生知道，因為那都是和藥學有淵源的文化史料。

在清代末年，由於河南殷墟甲骨的出土以及民國十八年從北平附近周口店掘發到「北京人」，這兩項發現，在我國文化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大震撼！可是這項文化寶庫的開發，卻是偶然從中國藥材所謂「龍骨」和「敗龜板」兩種藥物所引發出來的，這實在是讓人難以想像的事情。現在且談甲骨文的發現，試想今天我們能夠看到並且親手摩撫欣賞那三千年以前一些史家用筆書寫，用刀刻劃的真跡來研索那古代殷商王朝時代所記錄的直接史料，豈非一項不可思議的事情？

龜板可以正邪驅瘧

談到甲骨文的發現，實在也是一項極具傳奇性的故事。當清代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時候，「老殘遊記」一書的著者劉鶚（字鐵雲）從南方跑到北京去拜訪他的一位朋友，當時擔任國子監祭酒官職的王懿榮。劉鐵雲到了北京以後大概就住在王家。適巧王氏那時正在感染瘧疾，延請中醫診治。醫生給他開了藥方，藥方裡有「龜板」一味藥品。據中國書籍及本草記載：瘧疾正是由於觸犯邪氣所致，而「龜板」的功效可以正邪驅瘧，所以在治瘧病的藥方中用了「龜板」。按從前時代，一般知識水準較高的病家，在醫生診病開了藥方，從中藥舖拿回藥包以後，一定要先打開藥包，按照藥方上所列藥品，逐一加以核對，以免錯誤。許多著名的大藥舖對於各種藥材，都用一種特製的包藥紙把藥品包成小包。並且在包藥紙上用木刻的字印著藥名和藥性，一則讓人易於識別，再則讓人看到藥品與包紙上所印的藥品名稱相符，表示沒有錯誤。此外，一般讀書人多少也有一點識別中藥的常識，所

以都樂於做這項自行稽核藥品的工作（本人就有這種經驗）。就在劉鐵雲替王家檢視藥包的時候，卻發現「龜板」上刻著許多古怪文字。於是他就把這些龜板拿給王懿榮觀看。王氏原是一位文字學家，他研究過金文，是認識古文字的，當下對於龜板上顯現字跡這件事情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立刻派人到北京（北京是從前的名稱，民國以後才改為北平的）菜市口達仁堂藥舖去把所有「龜板」通通買了回來，仔細加以觀察研究。並且問明藥舖，有關這種「敗龜板」是從那裡得來。據藥舖的人敘述：那些東西是從河南安陽縣地下發掘出來的。王懿榮把那些材料再經仔細考研一下，看到許多甲骨碎片上的文字有像甲子、乙丑等六十干支的字，還有且乙，文武丁等名字，跟鐘鼎彝器上的銘文很相似，於是斷定必是殷商時代的東西。這樣特殊發現的新聞就一時傳開了。許多玩古董的朋友們就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花錢去搜購那些甲骨碎片，乃至北京藥舖裡的「敗龜板」和「龍骨」一時都被大家搜羅殆盡。這時社會上才知道有甲骨文這回事。

光緒二十五年以前，在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

北部的農田中就常有甲骨出現。村中有一個名叫李成的剃頭師傅平時撿拾這些甲骨當作藥材，出售給藥舖，分「龜板」和「龍骨」兩種，並把破碎的材料碾成細粉名為「刀尖藥」，在每年春會時往四鄉去售賣，作為治療創傷藥品。當時他把「龜板」，「龍骨」大批售給中藥舖每一斤祇值制錢六文。

那些甲骨上面有字跡的多被刮去，所以在私人和公家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等機關）大量發掘以前，甲骨材料遭受到破壞和損失的數量卻也不少。近百年來，先後發掘出來的龜甲，牛胛骨片約有十多萬枚，分藏在國內外學術機構和博物館內，一部分則由私人收藏。在台灣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國立歷史博物館藏有甲骨材料，惟確實數量不詳。

由龜板發現甲骨文

自從由「龜板」發現甲骨文後，就有人注意到中藥舖裡的「龍骨」。

那時地質學者已有些人從多方面去研究古生物。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學教授魏敦瑞（P. Weidenreich）首先從事「龍骨」研究，他收集了許多樣品加以檢驗鑑定，並分送部分樣品到國外去鑑定來求證求實。經鑑定證實是古代生物如野牛、野馬、野豬、鹿、犀牛，甚至猿人的骨骼化石。這項鑑定考證結果給予考古學及古生物學界人士很大的啟示。雖然當時有人在華北地帶先後發現不少原始哺乳類生物的化石，但對靈長類古生物包括猿人在內的發掘還是不多。

中國猿人震驚世界

這裡可大書特書的要算在河北房山周口店地方所發現的中國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俗稱「北京人」）化石的那一件大事了。事情的起源是由地質調查所斐文中於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在周口店地下發掘到一具完整的猿人頭骨和一些殘碎骨骼。其後又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整理殘骨，復合成第二具猿人頭骨。及至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賈蘭坡又在周口店先後發現中國猿人頭骨三具，其保存狀態較以前所見者尤為完好。另外發現下顎和牙齒等零星骨骼尤多，更有助於鑑定工作。據魏敦瑞報告：「除最後發現三具頭骨不計外，判定該批化石，約代表二十四位個體，成人幼年各佔一半，男女性別亦大略相等。如此看來，可謂世界上猿人化石當以中國為獨多。」經魏敦瑞，步達生（Dobson）和其他專家學者考證鑑定「北京人」當為五十萬年前猿人之骨骼，在人類考古學的程序上，「北京人」還早於「爪哇人」。這項中國猿人（北京人）的發現，卻使世界人士大為震驚！（有關報告，論文刊載於中國古生物誌丁種及新生代研究室專刊內）

董作賓的特殊成就

殷商人迷信鬼神，遇事都要貞卜，而貞卜時一般都用龜腹甲和牛肩胛骨作為工具，合稱甲骨。所用方法是把占卜的事件經過，以文字契刻在甲骨上，這種文字就叫做甲骨文。自從劉鶚印行

「鐵雲藏龜」、孫詒讓著：「契文舉例」、羅振玉著：「殷商貞卜文字考」（殷虛書契考釋），王國維著：「殷虛書契所藏殷墟文字考釋」，劉體智著：「書契叢編」和郭鼎堂著：「殷契粹編」等等甲骨專著刊行以來，乃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國立台灣大學前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董作賓（彥堂）和李濟（濟之）二位（均已去世）都曾參加過小屯村發掘工作，都很有成就。董作賓首先做甲骨文的斷代研究，他根據十個標準，把出土的甲骨分屬五個時期。再則，他列出十個斷代的標準是：世系、稱謂、真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和書體。按照斷代和分期的方法，使散亂的甲骨，在時代方面都有了歸屬，做為史料運用，更為正確有效，對於殷商歷史的研究，在方法上是一項很大的突破。董作賓的甲骨學著述很多，其中以「殷虛書契」算是他的代表作。他釋日月食以推證殷曆，是一項了不起的特殊成就。除了以上所介紹的幾位前輩甲骨學家外，餘如胡厚宣、孫海波、金祖同、商承祚、于省吾、盧芹齋、屈萬里、嚴一萍、張秉權、劉淵臨、丁驥諸位和一些知名之士都對甲骨文作了深切研究和探討，發表許多論文和專著，使甲骨學的研究頓現異采。

從甲骨文所顯現的卜辭乃有關殷商家族、氣候、農事、狩獵、天象、地理、曆法、祭祀、征伐、疾病、生育等項記載，我們由此得以窺測到殷代社會的文物、制度、風俗習尚和多方面的情況。

殷契無「醫」字。古者巫醫連稱，醫術實自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

青，取之於藍，

而青於藍；

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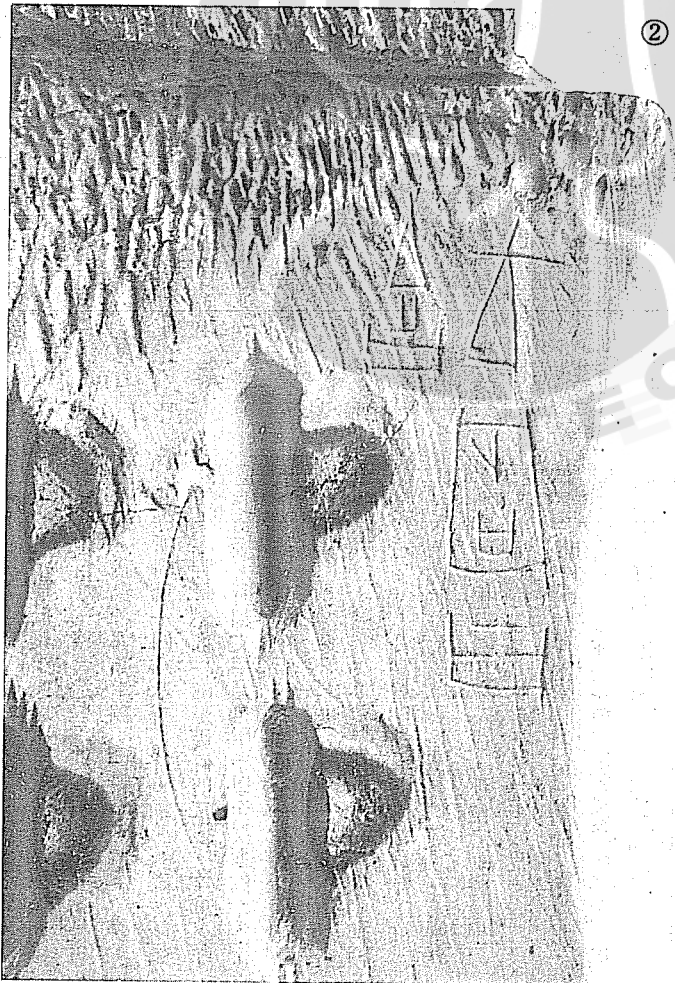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成立卅週年
爰書荀子勸學篇句與諸君共勉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

孫雲燾



②



①作者孫雲燾教授於台大藥學系成立卅週年時之題字。
②殷商牛肩胛骨刻辭，辭為「王占曰吉」。

巫術孕育而來，故初作醫者，名曰巫彭，又名巫咸（般人）。卜辭稱之曰咸。如：「癸酉卜，出（有）咸，六月」。

卜辭中無「藥」字。別有百草釀成之「鬯」。如：「新鬯在且乙」。據白虎通考黜篇載：「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鬯。按百草即百藥也。」又說文曰：「鬯為祭祀之酒，以鬱金章釀秬黍為之，所以降神。」本草綱目於鬱金項下載：「酒和鬱金，昔人言是大秦國所產鬱金香。惟據鄭樵著通志言即是此鬱金，其大秦三代時未通中國，安得有此草。」按「鬱鬯」釋義為酒名，乃煮鬱金章取汁，釀黑秬一秬二米者為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曰鬯（音暢）。灌地以降神者也。又據羅願著：爾雅翼亦云：是此根和酒，今黃如金，故謂之黃流，其說並通。按古代所稱之鬱金，或係屬於薑科的薑黃變種植物，為一種多年生草本高約一公尺。葉長橢圓形，夏秋間自葉叢中心出花穗，有鱗狀之苞包之，與薑黃相似。每一苞出三、四花，每花又各有一小苞，花白色、氣芬芳。冬季自地下莖採取黃色染料（無毒）用以染食品及織物。按今日習用的調味劑「咖喱粉」中即含有薑黃成份。

色香味兼備的藥酒

綜合文獻記載，殷商時代祭祀所用之鬯，當係用多種芳香植物，和以鬱金釀秬黍成酒，或僅以鬱金釀秬成酒，實係一種藥酒，用於祭祀，灌（酌酒以獻）地以降神者也。若用鬱金花稍或全草釀成之酒當為一種芬芳藥酒。若兼用地下根（

根莖）部分則可成為金黃色而芳香之色、香、味兼備的藥酒了。

殷人重視祭祀，祭祀時不用酒而用特製之香酒、鬯，所以示尊崇之意。用以盛鬯，獻鬯之酒器亦有多種，其型制均極精美。今日祭祀時，在獻花、獻香，獻爵之儀禮中，獻爵時所用之爵，仍為昔日殷商時代古典形式之爵。按周禮，禮篇載：「鬯人，周禮春官之屬，掌供秬鬯。」是獻鬯之事，也有專人職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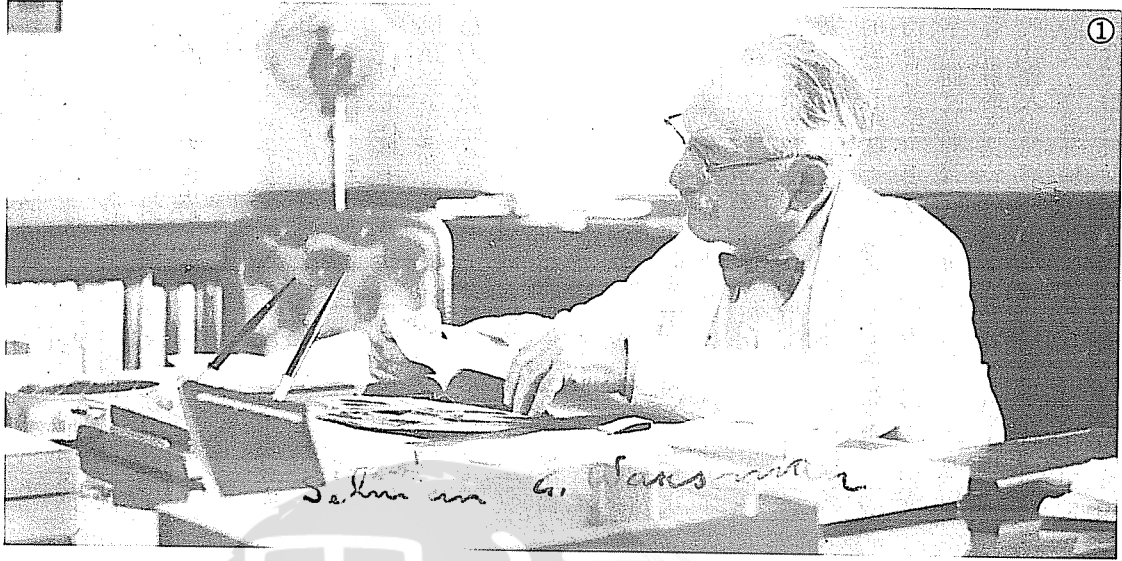
藥物療疾之辭也不見於貞卜，所見者惟有祈錫於上帝。如「甲子卜設貞：王疾齒佳有（易錫）」。有禱祝于祖妣，若「疾告」又曰「福告」。如「辛未卜設貞：有疾告」。「貞：于且辛疾告」。又如：「癸巳卜設貞：子漁疾目，福告於父乙」。

甲骨文雖不能說是我國最早的文字，但可以說是一種相當完備的古文字，因為甲骨文已具備了六書的體制。大體說來，甲骨文是屬於象形文字，尤以一般屬於實體的字，如日，月，山，川，林，木，花，草，牛，羊，犬，馬，雞，豕，人，畜類……等字都屬於象形的。這些象形文字所顯現的形象都極其美化，很富藝術感。而且文字體變化百出，不可端倪，實在比金文，篆文等顯得生動，美化多了。這些契刻在甲骨上的文字，都是名家手筆，其契精字美，每令我們幾千年後的人看了不禁悠然神往。甲骨文字的作風，可謂因人因世而異。大抵武丁時代，字多雄渾，帝乙時代，字悉秀麗。細者在方寸的片面內，刻字數十，壯者一字之大，徑可達寸。而行的疏密，字

的結構，迴環照應，井然有條。但亦偶有草率急就章的，多見於契丁，康丁時代，雖然潦倒而多姿，卻也自成一格。這些都不精於技藝者絕不可能做到。我參考郭鼎堂編：「殷契粹編」一書，對書中所附第一四六八號拓片，備感興趣。該拓片當為牛胛骨，僅存的是破碎的二段，幸而文字還能銜接。所刻文字乃自甲子以至癸酉的十個干支。刻而又刻的數行，其中祇有一行精美整齊，其餘的則歪刺幾乎不能成字。然而在此歪刺者中，卻間有二、三字與精美整齊者相同。推測那精美整齊的字乃是善書精刻的人所刻的範本，而那歪刺不能成字的大概是那些學書學刻的徒弟所摹仿的字跡。也可見刻鵠不成，那位老師從旁捉刀示範，所以間有二、三字合乎規矩。我們從二段甲骨片面上，想像到當時師徒們譁然相對情形，恍如目前。這實在是一項極饒有趣味的發現。以此為證，可見存世的契文，實係一代法書，而那些無名的書契人士實係殷商時代的鍾、王、顏、柳等大家了。

董氏書贈甲骨文聯

我對於甲骨文文字發生興趣實由於認識董作賓教授以後才開始的。董氏從事研究甲骨文，他從最早參加發掘小屯村的工作開始，然後孜孜不斷的研究甲骨文學將近半個世紀。而且他在研究工作以外，還精於甲骨文書法，他喜歡把古今詩詞，用甲骨文寫成字聯送人（自動送給朋友居多）。他所書甲骨文意境之高，韻緻之美實在超越前人多多，於是就被大家稱譽為甲骨文書法家。後來



①一九五二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Dr. Wasserman 贈送作者孫雲燾教授的簽名照片。

②殷商武丁早期征討卜辭（龜腹甲）。

甚至有人祇知道董作賓會寫甲骨文，而不知道他在甲骨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貢獻。

民國四十八年我在一次和董氏及其他朋友飲宴後邀約董氏來觀賞我們台大藥學系舉辦的一次迎新晚會，那晚也對表演很為欣賞，次日就寫了一幅甲骨文文字聯相贈。那是一首小令「十樣花」的詞：

杏林初爭春處，又教東風約束，遲放亦相宜，人歸後，同觀取，一樽花下去。

題款是：雲燾先生雅正

四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乙卯觀台大醫學院藥學系迎新晚會，公演鼎食之家成功，感而書此紀念。翌日丙辰董作賓於平盧。

我對於董氏這幅字聯，很為珍視，把它一直懸掛在家裡的書房中。如今復後悔沒有在他生前向他多討幾幅，作為紀念。

世界上一切文字的起源，都是圖畫。書畫同源，在我國尤其是幾千年來一脈相傳。書法的美，是中國文字的特色。欣賞書法，也是中國人才有這種眼福，才有這修養。從古到今，自甲骨、金文、篆、隸、到行、草、楷書，歷代都有大書家，他們的工夫精到，下筆有神，各表現出特殊的風格和趣味。文字愈古，距離圖畫也愈近。殷商甲骨文文字可真是篆文的最古者，有許多象形文字，簡直是圖畫，真可以「雅俗共賞」。自然甲骨文卜辭的文法古奧，原文不易瞭解。為了因應一般社會人士的欣賞，把甲骨文文字集成現代的聯語詩文，寫成屏幅楹聯，便於欣賞，這也是將甲骨文介紹給大眾認識的一種好方法，同時也符合美學的要求。

祝魏火曜葉曙壽詩

我對於甲骨文文字的美，很為著迷。平時喜歡參閱一些甲骨文書籍，拓片作為消遣。可是書法一道重在朝夕勤練，若是一曝十寒，實在無從進步。平時疏於執筆寫字，偶而奮筆寫成字聯，雖特別注意到筆法，結體和佈白（空白）三者的協調，試圖把這種古代文字寫成現代的書畫作品（書中有畫，畫中有書），可是終究力不從心，事與願違，徒嘆奈何而已！回憶大概在十多年前，香港台大藥學系系友謝汝明君新婚來台歡度蜜月，我首次寫一幅甲骨文賀聯送給他們夫婦作為紀念。嗣後多年來若干台大藥學系系友喜慶或者遇到某些紀念集會時，臨陣磨鎗，也陸續送出一些甲骨文文字聯。民國七十七年魏火曜教授和葉曙教授二位都年屆八十高壽，我各寫了甲骨文聯慶祝他們杖朝之慶。寫的是同一首集句詩：

行盡四方年八十，
天下鼓角何時休。
淮水東邊舊時月，
白雲一片去悠悠。

這首集句詩祇是一首感懷詩而已，不能算是祝壽詩。適被嘉靜農教授（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又是有名的書法家）看見了，他稱讚了一番，也有一點驚奇，說想不到醫學院的老師還能用集句詩寫甲骨文文字聯。真是不自藏拙，能不汗顏！實際上，我不管字寫得好與不好，祇是藉以表達一點慶賀之意而已。

全是美好的文字緣

近年來，一些親朋好友們（包括學術界幾位聞名學者）知道我能寫（畫）甲骨文，紛紛向我索字，所以我現在送字的對象和層次已經逐漸地拓展了開來。我平常喜歡用裱好的畫，仙紙把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古老文字寫成現代化的字聯，配上淺米色蠟紙和紅木鏡框，倒也覺得有清新秀逸之感。按從前的習尚，凡是向人求字的都要送去紙張，還要在紙上用浮籤寫上：「敬求法書，賜款○○」等等字句。可是現在的人卻是一切從簡，只說一聲就是了。我現在寫字送人，要賠了紙張，還另外加上鏡框，算得上是一樁蝕本生意，可是我卻甘之如飴！

民國八十二年四月我陪同國外學者去訪問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晤談時，我忽然想起要送給吳院長一幅甲骨文文字聯以表崇敬之意。我想好所用的詞句是：

大名尊北斗，人望若南山

我覺得這兩句讚詞對吳院長頗為適當，用甲骨文書寫也顯得古雅。後來我把字聯寫好送去，適巧吳院長因偶感不適，去醫院診治而沒有見到。隨後，吳院看到那幅字聯寄來謝函說：「月前承賜墨寶甲骨文文字聯一幀，喜出望外，至謝至謝！」隨後，我聽中央研究院那廉君秘書說：「當吳院長卸任時，好多人向他求字，頗有應接不暇之概。我聽了真感惶悚，由於我的書法未登大雅之堂，竟不揣冒昧，寫字送給吳院長，能毋赧愧？還有，我在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六日曾經贈送台

大藥學系系友陳寬揮君一幅字聯。過了十年，他又向我索取七十七年七月七日寫的另一幅，看我寫字有無進步。他還希望在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八

日再送他一幅，如果那時候還不去天堂，一定不願爽約的。人生苦短，這全是美好的「文字緣」。



作者孫雲燾教授（左）與台大林榮耀教授（右）在巴黎合影。

蓬勃發展深感欣慰

民國七十二年七月藥學系舉行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會，由國內外系友提出學術論文五十餘篇，用舉辦學術研討會方式來紀念三十週年系慶，實在深具意義。同時還捐募新台幣四百萬元組織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以推展藥學教育和藥學事業。

當台灣大學虞兆中校長來參加系慶典禮時，看見我們舉辦這個系慶紀念會策畫周詳，辦理完善，深受感動，特別在大會致詞時，把他心中的感受明白的說出來。

我應同學之請在三十週年系慶時，寫了荀子勸學篇中的幾句話來和大家共勉，詞曰：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

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這說明為學不可停止。藍草經發酵後才產生靛青。靛青（indigo）的藍色卻比藍草的藍色還深。

冰是由水製成的卻寒於水。希冀我們系友後學者要超越前人，學生要比老師還優越才好。我覺得引用荀子的話來勉勵大家，頗具意義。

民國七十二年適為我在台大藥學系任教滿三十年，年屆七十退休之時，我看到藥學系能有如此蓬勃發展情形，深感欣慰！同學們特別贈送給我一只仿古青花大瓷瓶作為紀念。我把它放置在住所客廳中，朝夕都能看到，對同學們的盛情，時時不能忘懷！